



通俗军事文库
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系列

佟明忠 鲁 壮 著



功勋卓著的帅才 朱可夫

军事科学出版社

00120466

K835.1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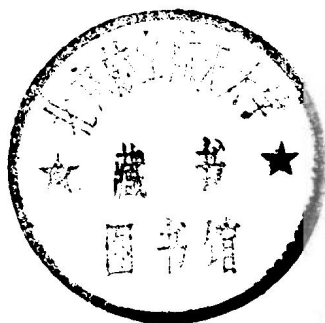
04

通俗军事文库/外国著名军事人物

功勋卓著的帅才

□ 佟明忠 鲁壮 著

朱可夫



北航 C0538594

军事科学出版社

FN17/13

(京)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勋卓著的帅才——朱可夫 / 佟明忠等著. -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137-267-0

I. 功… II. 佟… III. 朱可夫(1896~1974) - 生平事迹 IV. K835.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871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出版人:刘庆忠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宏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版次: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8.75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267-0/I·018

定价: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 电话:(010)62882626

目

录

- 1 ○穷人的孩子
- 9 ○从沙俄士兵到红军团长
- 22 ○治军练兵的行家里手
- 42 ○扬威哈勒欣河
- 58 ○就任基辅军区司令和苏军总参谋长
- 83 ○反击叶尔尼亚
- 100 ○坚守列宁格勒
- 114 ○保卫莫斯科
- 137 ○决战斯大林格勒
- 162 ○鏖兵库尔斯克
- 172 ○解放乌克兰
- 185 ○收复白俄罗斯
- 195 ○突破维斯瓦河与奥得河
- 206 ○攻克柏林
- 223 ○主持法西斯德国投降仪式
- 237 ○就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占区最高行政
长官
- 243 ○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 252 ○从辉煌到贬退
- 261 ○东山再起与政坛浮沉
- 267 ○后 记

穷人的孩子

1896年俄历11月19日（公历12月2日），在俄罗斯帝国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那片苦难的土地上，一座破旧的房子中传出了婴儿出世的哭声。淳朴的乡亲们纷纷上门道贺，祝愿这孩子平安长大，将来撑持起一个穷困但能免于饥寒的家。这时候距十月革命还有整整21年光景，农民们能够设想的祝福也仅限于此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名叫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男孩儿，会走出生满青苔和绿草的农家小屋，将自己的赫赫威名通过惊天动地的炮声，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与从凯撒到苏沃洛夫的世界著名统帅们一起，在战争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小朱可夫的家世无人知晓，因为他的生身父亲康斯坦丁·朱可夫就是一个可怜的弃婴，出生仅3个月就被遗弃在孤儿院的台阶上。是好心的寡妇安努什卡·朱可娃收养了他，并让其随了自己的姓，于是后世才有了所有“朱可夫”里最著名的一个。康斯坦丁50多岁时与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结婚，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玛

莎，格奥尔基比姐姐小两岁，而小他5岁的弟弟阿列克谢未满周岁就夭折了。

孩子们的生活相对少些忧虑，只要肚子不饿，就有力气漫山遍野地疯跑。当然，林间的草莓和野杨梅还有蘑菇等物，都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美餐。而新生的树皮，则是当地农民传统的制鞋原料。虽说父亲康斯坦丁是个制鞋的皮匠，但他难得给自己做一双皮靴。1903年的夏天，叶戈尔（格奥尔基的昵称）“正式”成了一个劳动力，从此那种游戏式的割草变成了工作。不只是他，和他同龄的伙伴也都在这一天拿起了镰刀和草耙。他们很自豪，因为自己成了对家里有用的人。他们还是孩子，而孩子本身是不知道痛惜过早失去的童年的。大人们虽然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却为这些能干的孩子深深地叹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世代代的俄罗斯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比以前更穷了。大人物的夸奖使叶戈尔特别卖力，由于用力过猛，两只手掌很快就打了血泡，血泡很快磨破了，结果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能很慢很慢地帮姐姐抱草和垛草，被小伙伴们嘲笑了好长一阵子。

夏去秋来，这些小劳动力们应该上学了。叶戈尔上的是一所学制3年的教会小学，到1906年就毕业了。叶戈尔每一年的成绩都是优秀，最后还得了一张奖状。叶戈尔从小脾气倔强，颇有些“反抗精神”。一次，父亲因事责罚他，甚至拿起了干活用的皮带。叶戈尔独自跑出了家门，在邻居家的大麻地里一躲就

是三天三夜。结果，父亲表示再也不打他了。

小学毕业，在村子里就是个“文化人”了，父亲有意带他去莫斯科学手艺。1908年7月，12岁的朱可夫见到了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他是一个毛皮匠兼皮货商人，皮利欣也曾是个苦孩子，11岁时就做了皮匠学徒，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惟利是图的老板，并且用当初自己从老板那里领教来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徒弟和工人。初次见面前，康斯坦丁嘱咐儿子先要鞠躬，然后说：“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为什么呢？我要说‘米沙舅舅，您好！’”

“不，儿子，那正是我最担心的。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

可以想见，与舅舅的初次见面是不愉快的。他甚至没让康斯坦丁坐一下，只是盘问叶戈尔的情况。米哈伊尔对外甥的学习成绩倒是颇为看重，他想让叶戈尔对自己的两个胖儿子有所帮助。况且，收这个穷亲戚为学徒，并不需要比收陌生人的孩子更多的优惠，同样是学四年半，然后给他当工人。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经过4个多小时的夜间旅行，在黎明时分到达了莫斯科，开始了他独立谋生的时代。郊区的景象没有给朱可夫留下好印象，但到了市中心，一座座高楼大厦将繁华与富裕一股脑儿地塞进他心中，乘坐的胶轮马车显得格外神气漂亮，使朱可夫有一种骑

士般骄傲的感觉。但是这感觉没能维持多久，马车就将他抛在了德米特罗夫大街卡美尔格尔巷口，那是他今后长期居住的地方。舅妈——首先是老板娘，详细地给朱可夫解释了他未来的职责，如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等。到了中午开饭时间，朱可夫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欣喜地发现菜盆里面居然有漂浮的肉块，便一下子捞了两块上来，放进口中大嚼。但还没等他有开口夸奖这里的美好生活，头上便突如其来地挨了一勺子，立刻就起了一个小包。原来，这里的规矩是，刚开始吃饭时只能喝汤，不许捞肉，要等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之后，每个人才允许夹一小块肉吃。吃过饭后，厨娘又教导朱可夫如何洗餐具和生茶炉，还带他去附近的小店铺认路，因为这些都是他以后要常干的活。

如果说朱可夫还有什么幸运的事情，那就是他与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交上了朋友。他们都是13岁，有许多话都谈得来。亚历山大帮助朱可夫弄到了一些书看，起初是几部小说，虽说有趣但教益不大，朱可夫本能地认识到这些东西帮不了自己的大忙，便通过亚历山大的课本学些语言、数学、地理和一些通俗科学读物。开始的时候他躲着老板，怕落下偷懒的罪名，但出乎意料的是，老板发现了之后竟大加赞扬，允许朱可夫去相当于中学的文化夜校上课，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老三分”，所以想让勤奋的朱可夫起到一点带动作用。

到了1911年，朱可夫已经做了3年的学徒，并

且当上了徒工的工头，上上下下对他都还不错，尽管有时还是免不了挨几下责打。他开始留心报纸上的消息，这是受了一位比较关心政治的师傅科列索夫的影响。有时老板派他到莫斯科南岸市区送货，会给几个戈比的车马费，朱可夫就扛着皮货袋步行前往，把省下来的钱用于买书看。朱可夫身体结实，干活仔细利落，很受老板信任，得到了一些随老板赶外地集市的机会。他最喜欢去下诺夫哥罗德的行程，因为可以看到壮美的伏尔加河。这是欧洲最大的河流，也是俄罗斯的母亲河，无数俄罗斯爱国者都深情地为她咏叹过，她的伟大和瑰丽让朱可夫为之倾倒。同时，在那些地方还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信息，让小朱可夫大开眼界。

有着倔脾气和好体格的朱可夫，很看不得穷苦人受欺负。店里的掌柜瓦西里·丹尼洛夫是个凶狠的家伙，他常常残酷地责打14岁的小徒弟。一天，他又为一点小事对徒弟大打出手，小伙伴的号哭激起了朱可夫的愤怒，他抓起一根捆包用的橡木棒，用力打在瓦西里的头上，一下就把他打昏在地。后来，瓦西里向老板告了状，朱可夫自己也挨了一顿痛打。但是对这件事情，他一直感到有点自豪，就像当初为姐姐上学求情一样。

1912年，16岁的朱可夫熬到了学徒生活的第4个年头，终于获得了10天回家的机会。与家人的久别重逢是悲喜交集的。朱可夫给每位亲人都送了一份礼物，而对于劳苦功高的母亲则另有一份厚礼，那是



三个卢布、两俄磅食糖、一俄磅糖果和半俄磅茶叶。在回莫斯科前的晚上，邻近的连科斯廷卡村发生了火灾，几个村子的人都赶去救援，朱可夫还冒险救出了几个孩子和一位生病的大婶。但他顾不上为自己的英雄业绩自豪，因为作为穷人家的孩子他心里清楚，这些被烧了房子、家具，甚至烧死了耕牛、烧光了仅有的存粮的人家，面临的将是怎样悲惨的生活。

到这年年底，朱可夫学徒期满，当上了青年师傅，行动相对自由得多了，可以经常走出作坊去见更多的世面。1910—1914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越来越有成效，莫斯科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对常往外跑的朱可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每次回家的时候，他就在村子里宣讲他的心得体会，成了一个业余的乡村政治家。对于从莫斯科到卡卢加省斯特列耳科夫卡村一路的景色和地形，朱可夫无比的熟悉，当然他自己也想不到这对那个难忘的1941年会有多么大的帮助。

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除了塞尔维亚一方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正义性而外，俄、德、英、法、奥匈帝国、土耳其、美国等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是一种狗咬狗的性质。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纷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转而号召本国工人“保卫祖国”，投入到残酷的战争中去。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左翼，即布尔什维克，才号召工人阶级变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为国内战争，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沙俄的官方

宣传工具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攻势，在青年中间鼓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并且在爱国主义的外衣下把他们送上前线。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有钱人的子弟志愿上前线作战——当然，真正的有钱人，贵族达官和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子弟上战场的并不多，最狂热的倒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朱可夫的朋友亚历山大·皮利欣也不例外，他还争取朱可夫和他一块去。最初，朱可夫也动了参军“报国”的心思，但他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就去找科列索夫商量。科列索夫看了朱可夫一眼，略带嘲讽地说，亚历山大去打仗可以保护自家的毛皮作坊，可是穷小子叶戈尔为什么去打仗呢？难道是为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为了勤劳的母亲饿得全身浮肿？为的是走下战场时成为没人要的残废？于是朱可夫照样跟亚历山大说了一遍，表示自己不想去当兵，结果被后者痛骂了一顿。两个月后，重伤的亚历山大被人从前线抬了回来。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很多，他们的处境相当悲惨，尤其是与那些逃避兵役的阔少爷两相比较，就更打击了朱可夫当兵的积极性，尽管他对于“保卫伟大的俄罗斯”还是有点动心的。另一个私人因素也很重要，当时朱可夫与房东的女儿玛丽亚的初恋正像蜜一样甜，两个人都想着要结婚呢，这时候怎么能轻易地上前线？

不过，朱可夫不求战争，战争却主动地找到了他的头上。1915年7月，沙皇政府下令，提前征召

1896年出生的年轻人去服兵役，这一回，不由得他不去了。



从沙俄士兵到红军团长

1915年8月7日，朱可夫在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夫韦次县应征入伍，成为沙俄陆军中的一名士兵。他被选送到骑兵部队，为此，朱可夫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因为他一向喜爱这个兵种，认为骑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在简陋的新兵训练营，他得知已被编入后备步兵189营。1915年9月，完成了步兵队列训练的朱可夫等人被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驻地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朱可夫被分到了龙骑兵连，去骠骑兵连服役盼望落了空。俄军士兵的命运全掌握在军士的手里，据说骠骑兵连的军士比较讲人道。

骑兵的训练比步兵要艰苦得多，因为除了步兵都要掌握的科目外，还要学习骑术和冷兵器，更累人的是侍候自己的战马。骑马冲锋固然威风，但是一天为马刷洗三次就不是个好差事了。与步兵相比，骑兵们每天要早起一小时，还得晚睡一小时。朱可夫的第一匹战马名叫“恰谢奇娜娅”，是一匹深灰色的烈性牝马。在骑乘训练的过程中，朱可夫的双腿都磨出了血，但他很快地掌握了骑乘、特技骑术、使用长矛和



马刀等的要领，成为新兵中最为出色的一个。教练他们骑乘科目的是一个残暴的下士，他特别喜欢整治那些在莫斯科住过的人，因为这些人比较“聪明”。朱可夫的反抗精神再一次萌动了，他和士兵们商量好，趁下士不备，在他走过一个黑暗角落时用马披蒙在头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幸好排长对士兵们还算不错，而且素来不满意这个下士，便为朱可夫等人打了圆场，后来还把下士调到别处去了。1916年春天，朱可夫已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了，他渴望上前线去。但是排长劝住了他，告诉他现在更多地学习军事会对他有好处，而前线有很多事最好不要去经历。朱可夫强烈地感觉到，排长心中士兵的天职与反对沙皇专制的民主主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忠告，到伊久姆城教导队学习去了，这些人是从最好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准备培养成为军士。

朱可夫此行时运不济，他的新顶头上司比原来的下士还坏。这个家伙虽然少了半截右手食指，但这并不妨碍他将士兵一拳打倒在地。士兵们对他又恨又怕，起了个绰号叫“四个半”。“四个半”对朱可夫总是吹毛求疵，抓住一点小毛病就大加惩罚，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经常地“穿戴全副战斗装备顶着马刀”罚站，他从马厩背到野营帐篷的沙袋比谁都多，节假日的值班更是成了他的“专利”。于是朱可夫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做得完美，尽量让“四个半”挑不出过失，至少在一个方面他达到了目的，那就是谁也不能

以他的操课不佳为借口施以惩罚。从这一点来说，正是“四个半”的折磨，使朱可夫个人的战术素养无懈可击。由于拒绝向“四个半”低头，在教导队的学习就要结束的时候，朱可夫突然被指控“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将受到开除出教导队的处分。正当一切都没了希望时，一位与长官有亲戚的骑兵站出来为朱可夫打抱不平，队长与朱可夫谈话之后，决定让他



1916年在旧军队中当准军士的朱可夫

参加毕业考试。这样，1916年8月，准军士朱可夫被分到了前线的骑兵第10师——240个学员中上前线的只有15人，不用问，是“四个半”把他排上去的。

朱可夫总结了在教导队的经历，认为那里的训练搞得不错，每个人都能熟练地掌握骑术、武器和单兵训练法，这为他和其他许多人能成为红军的军事首长很有好处。但是说到以强迫性纪律为基础的教育工作，显然让朱可夫很有看法。他觉得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让士兵成为听话的机器，而不是完整的人。

当新兵们在去前线途中的一个小站上集合时，一架德军侦察机突然飞来并扔下了几颗炸弹，使朱可夫在第一次战斗洗礼中就见到了一个同伴的死亡。到达德涅斯特河岸某地后，朱可夫被分在骑兵第10师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10团某骑兵连。

9月，第10师开进达贝斯特里次山区，地形条件迫使骑兵们变成了步兵。10月，朱可夫被地雷震伤，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并因此获得了第二枚乔治十字勋章。此前，刚投身战场的朱可夫就因勇敢地俘获了一名德国军官而获得了一枚勋章。出院后，他被调到了驻拉格尔村的补充骑兵连，并且成了一名军士。在目睹了前线的实情，尤其是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们交换信息和意见之后，人们的不满情绪空前增长了。朱可夫军士很受士兵信任，时常和他们进行严肃的交谈，这使他更清晰地认识到，工农在沙皇的统治下遭受着沉重的灾难，士兵们流血所争取的并不是

人民的利益，不是他们想要的土地与和平，而是富人们掠夺世界的野心。很清楚，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就要发生了，朱可夫和他的士兵伙伴们焦急地等待着……

1917年2月27日清晨，紧急集合的号声响彻云霄，全连荷枪实弹地向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5团司令部前进。全团的军官和士兵们站在操场上，没有人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操场边上突然出现了一群举着红旗游行的人，大家惊愕之间，又有一群军人和工人从团部里涌了出来，一个高个子军人宣布，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已经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被推翻，帝国主义战争将要结束了！全场顿时一片欢腾，朱可夫和士兵们尽情地喊着“乌拉”，军人和工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在地下活动已久的士兵委员会公开了，第一项举措就是逮捕那些反对革命的人，其中就包括多数旧军官。团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是布尔什维克雅科夫列夫，他派人通知各连选举团苏维埃代表和本连的士兵委员会，朱可夫当选为本连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并且成为团苏维埃的代表。从此，他作为沙皇骠骑兵的生涯结束了。

朱可夫认为，旧俄军最大的特点就是士兵群众与军官之间的隔膜。军官与士兵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双方的生活和思想都格格不入。其次，高级军官普遍不懂战役学和战术学，笨拙的指挥引起的惨败使他们没有威信。再次，旧军队的管理基础是军士，他们受到了军官们的完全信任，这使他们能放开手脚去训练士兵，“对于培养军士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责